

外国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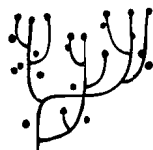
AIGUO

1979/5

ENYI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七九年 第五期

目 录

怀特短篇小说两篇 (3)

五点二十分 叶 扬译 (5)

白鸚鵡 主 万译 (35)

鱼王(小说·选译) [苏联]维·彼·阿斯塔菲耶夫作 (88)

在黄金暗礁附近 夏仲翼译 (90)

鱼王 张介眉译 (118)

远藤周作短篇小说选 (149)

去亚丁的路上 张嘉林译 (150)

哥 张嘉林译 (172)

任溶溶译 (194)

叶芝诗辑	袁可嘉译 (205)
茵纳斯弗利岛	(207)
基督重临	(207)
驶向拜占庭	(209)
那样的意象	(211)

面包与运动(中篇小说)

.....[西德]西·伦茨作 侯浚吉 江 南译	(212)
-------------------------	-------

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奖金历届获奖者名单(外国文艺资料)

.....林必宏	(300)
----------	-------

外国文艺动态

法《费加罗》杂志载文欢迎巴金访法(87) 英国小说家琼·里斯去世(148) 苏联女作家卡拉瓦耶娃病故(148) 聂鲁达的遗作陆续出版(315) 亚瑟·赫利的新作《超负荷》(316) 约瑟夫·海勒的新作问世(317) 法国选出十部有声电影史上的名片(204)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情况(317)

中国血统的法国画家赵无极(美术家与作品)	陈 绵 (319)
----------------------------	-----------

1968年4月15日(油画)	[法国]赵无极(封二)
无题(水墨画)	[法国]赵无极(封三)
美丽的威尼斯(油画)	[法国]赵无极(封三)
纪念亨利·米肖(油画)	[法国]赵无极(封四)

怀特短篇小说两篇



1973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以表彰他用“史诗般的气概和刻划人物心理的叙述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

帕特里克·怀特是当前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小说家、剧作家。他于1912年诞生在伦敦,后来随父母回到澳大利亚,在悉尼附近度过了童年,十三岁再次去英国求学,中学毕业后,进入剑桥皇家学院专攻英国语言。

在大学时期,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部队,奉派去希腊、中东一带充当一名情报官,直至大战结束。战后,他重返澳大利亚,仍居住在悉尼附近,专门从事写作。在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写出了多部小说,其中最主要的有长篇小说《快乐谷》(1939年)、《生者与死者》(1941年)、《姨母的故事》(1946年)、《人树》(1955年)、《福斯》(1957年)、《可靠的曼陀罗》(1966年)、《活体解剖者》(1970年)、《暴风眼》(1973年)、《叶穗》(1976年)等,短篇小说集《烧伤了的》(1964年)和中短篇小说集《白鸚鵡集》(1974年)等。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剧本,如《在沙萨帕里拉的季节》(1961年)、《快乐的灵魂》(1962年)、《秃山之夜》(1962年)等。

自1955年《人树》问世以来,怀特成为一位国际上知名的小说

家。在创作方面,怀特受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英国作家戴·赫·劳伦斯和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影响很深,他的小说构思独特,善于刻画细致的内心活动,反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种实况。他还描写他所热爱的祖国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他是个风格独特的作家,在写作方法上常常用“意识流”的艺术手法来描写人物对外界经历所作的种种反映,把人物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使情节的开展和人物的活动迷离恍惚,缺乏清晰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因此作品就陷于晦涩,令人费解。

怀特生在二十世纪初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荒谬怪诞、冷酷无情的现象感到困惑,感到彷徨,他虽然热爱这个世界,渴望能肯定生活,可是对现实又觉得悲观绝望,毫无出路。这种矛盾心理使他笔下的人物大都个性坦率,思想复杂,努力想去寻找“自我”,确立“自我”,他们往往是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精神失常的一些怪人或疯子,所以我们可以说怀特是现实主义者,但又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他的长篇小说大多写人的个性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他似乎着意要描写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同时一再强调,人应当努力表现自己的个性,互相交流思想,以求得到共同的理解。

这里介绍的短篇小说《五点二十分》和《白鸚鵡》都选自《白鸚鵡集》。《五点二十分》中的纳特威克太太是一个心情温和而善良的女人。她满足于一辈子侍候她瘫痪的丈夫和整理她那一小片花园。但是她的丈夫去世了。陪伴她的只有他的一副假牙,花园她无心照顾了,变得一片荒芜。她所有的乐趣都倾注在下午五点二十分路过她门前的一辆汽车上。由于偶然的机缘,开车的男人走进来借打一个电话,在她心中燃起了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在第二次会面时,那个男人就死在她的怀里。她只得又孤独地生活下去,徒然留下一个新的创伤。作者在《白鸚鵡》中渲染出一个气氛阴郁的环境,生活在其间的人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达沃伦夫妇已经闹翻了好几年,互相不说一句话。达沃伦同勒科努的私情也是冷淡的,激发不起一点热情。吸引他们三人的倒是一群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白鸚鵡,仿佛他们在这群鸟上找到了寄托。达沃伦的丧生,在一潭死

水上引起了一阵涟漪，但转眼也就平静下去。如果说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对生活也有所肯定的话，那就是他让蒂姆这孩子为了迎接他九岁的生日，到公园里去露宿了一夜，多少显示了进取的勇气。两篇作品的基调都是阴沉灰色的，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人精神生活空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

主 万

五 点 二 十 分

叶 扬译

傍晚，只要天气容许，纳特威克夫妇一般坐在前面走廊上，看看来往的车辆。白天，车辆川流不息，到五点钟光景就变得更加拥挤，有时候几乎挤得水泄不通：有双轮拖车^①和冷藏车，有气派大方的老式轿车，有微型汽车，有赛车，还有一辆又一辆霍尔登牌小轿车。大多数的名称她说不上来。可是罗亚尔都知道。他虽然从来没有搞过机械，可他是一个男子汉。她喜欢听他给她讲各种车辆的事，或者听他跟一个在栅栏外面站住脚的过路人闲聊。他有自己的主见，因为他受的教育比较多。再说，一个病人也有时间思考嘛。

他们总并排坐在铺上瓷砖的走廊上。他坐在得了关节炎后她给他买来的那张轮椅里，她就坐在那张旧藤椅上。这张藤椅已经相当破旧了；她在椅子的钉子上钩破过冬天穿的毛衣，还把好几双长统袜全钩得抽了丝。然而她舍不得丢掉它。这还是在他们把产

① 一种同车头可以分离的运货拖车。

业盘掉之后，从萨沙帕里拉^①带来的呢。现在，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坐着看来往的车辆了。那些现代的钢铁大爬虫常常叫她看了不寒而栗。

罗亚尔说：“我看咱们快在巴拉马塔路上结束一生啦。”

“你说过，咱们还会看到生活，”她提醒他说，“哪怕咱们的腿不顶用。”

“可是你看看路上的车子！情况一年比一年糟。再说，空气比抽烟还伤肺。你真该拦住我的。你应该是个讲实际的人！”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想要这样呢，”她说，口气柔和。她从来不喜欢大声嚷嚷。

“不论怎么说，我两条腿反正已经残废了。”

这好象也该怪她似的。她大吃一惊，连坐着的椅子也有点跳动。听着金属的椅脚在棋盘般的小块瓷砖上吱嘎一响，她感到毛骨悚然。

“唉，我可没象你那样！”她申辩说。“我两条腿可还好好的，还能从这儿上随便什么地方去，买完东西再回来。只要我有气力的话。”

她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去扰乱他的心境，可是这会儿她自己心里却乱得很厉害。

他们在傍晚看着路上来往的车辆，这时橙色的晚霞层层叠叠地堆积着，霓虹灯的广告也亮起来了。

“瞧见那辆杂色的霍尔登牌轿车上的那家伙吗？”

“哪一辆？”她问。

“跟咱们的大门平行的那辆。”

“粉红色夹棕色的那辆吗？”今儿晚上，她实在不能象往日那样

^① 萨沙帕里拉：怀特杜撰的澳大利亚地名，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出现。

打起精神来，可是你总得凑凑一个病人的兴致啊。

“是呀。是粉红色的。想想看，一个男人竟然坐一辆粉红色的汽车！”

“暗粉红色眼下正时兴。”这一点她可确实知道。

“可是一个男人坐一辆这个颜色的车子！”

“也许是他太太挑的。也许他有一位支配一切的太太。”

罗亚尔低声笑了。“看起来是有点象那种爱受人支配的老傻瓜。如果他乐意这样，那咱们可管不着，是不是？”

她陪着他笑了起来。人人都说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这倒确实不错。如果罗亚尔先去世，她简直无法想象自己该怎么办。

那天傍晚，交通阻塞了。有些司机大掀喇叭。有几个探出头来互相攀谈。但是坐在那辆粉红色夹棕色的霍尔登牌车子里的人却一动不动，也不朝两边望。

这时她想起来，她以前看到他开过去。没错儿。虽然他一点儿也不惹人注目。没错。她看了看表。

“五点二十分，”她说。“这辆粉红色夹棕色车子里的人我瞧见过。他挺准时。看样子象个管理人员什么的。”

罗亚尔清了清喉咙，吐了口痰，可他没有吐到走廊下边去。最好别去注意，要不他又会大惊小怪。等她把他推到屋里去后，再把喷水壶拿出来冲一下就成啦。

“管理人员！”她听见他说。“这种人就怕人们会认为他们不管理，就是贫苦阶级。我们从前可没有人为干活感到害臊。这不是有关权利问题，唔？”她没有答话，因为她知道并没要她回答。“那家伙生了个挺滑稽的脑袋，好象给压得有点儿扁了似的。真是个傻脑袋瓜！”

“生来就是这样的，”她说。“生来就是这样，那你可没有办法。就跟你的宗教信仰一样。”

有天傍晚，那辆切夫牌车子给撞了，车里也只有一个青年人。啊呀，想到那个人的妻子儿女，她喉咙也哽住了。她以最快速度跑进屋去，拿了两条毯子和黑兹尔送的那条地毯跑出来。她还从他们自己的床上拿了一只枕头。

她只模模糊糊地听到罗亚尔坐在轮椅里叫唤。

在橙色的天空下，她把毯子和枕头铺在人行道上。那个青年人显得非常难受，老是转动着头，好象他认识她，想跟她讲什么话似的。接着，《明镜》的摄影记者给他拍了张照片，还说应该把她也拍进去，好增加一点人情味，可是她没有答应。一位牧师来了，《明镜》记者也给他照了相，照着他在主持仪式，多兰太太说他们管这叫“临终仪式”。咳，你不能拿人家的信仰开玩笑，就跟你不能拿别人脑袋的长相开玩笑一样。多兰太太可是一位正派的邻居，全家都正派，而且清清白白。

她回到走廊上来的时候，身材高大的罗亚尔已经在轮椅里滑了下去。

他说，气喘吁吁地说：“埃拉，你干吗要这样做？咱们怎样把血迹洗掉呢？”

她倒没想到血迹，虽然这会儿她确是浑身上下沾满了血，毯子和黑兹尔送的名牌地毯上也是如此。不论怎么说，这些血迹还是得由她来洗掉。

“用牛奶或是什么浸一浸，”她说。“我会去问的。你用不着操心。”

接着，她做了一件事。她俯下身子，当着巴拉马塔路上来往的车辆吻了吻罗亚尔的前额。她顿时又懊悔起来，因为他坐在那张病人坐的轮椅里，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前额也使人感到冰凉、汗津津。

可是已经做了的事是无法挽回的。

他们能够坐在前面走廊上，这就很有福气了。罗亚尔这一阵身体很糟糕。疝气是他的老毛病，可是他们又不敢去动手术，怕他的心脏受不了。此外，还有“关吉炎”。

“关节炎。”

“对，”她接受他的纠正。“关——吉——炎。”

男人总是什么都行，难讲的词儿他们多半都说得上来。

“咱们今儿点心吃什么？”他问。

“唔，”她一面说，一面交叉起胳膊，张开双手微笑着。“是样意想不到的东西。”

她看了看表。五点二十分。

“巴拉德先生给了我两小块挺好的里脊肉。”

“‘给了你’，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难道没有付钱吗？”

她只好笑起来。“随便什么东西我都出钱买啊！”

“怎么？你认为咱们是吃得起里脊肉的人吗？”

“只是偶尔吃顿好的，罗亚尔，”她说。“我自己搞了一块羊排。我喜欢好的排骨肉。”

他不再埋怨了。她松了一口气。

“坐霍尔登牌汽车的那位先生又来了，”她说。

他们看着他开过去，跟他们自己的习惯一样可靠。

罗亚尔从前在他母亲面前就象个小国王。他的伙伴们大都叫他“罗伊”。也许，只有老纳特威克太太和她一直管他叫罗亚尔，她们觉得这名字很合适。

她常常纳闷，不知罗亚尔怎么会喜欢上她的。他是那么一个身材魁伟的男人，头发乌黑，很有光泽，还生着一个历史人物才有的鼻子。这一点她决不会说出口来，可是她为罗亚尔的鼻子感到骄傲。她为他那张照片感到骄傲，照片上照的是肯特

郡^① 老家的房子，那茅屋顶显得那么可爱，纳特威克老奶奶穿着围裙坐在前面一张灯心草面子的座椅上，看上去跟妈妈差不了许多，旁边围着几位姑母，全穿着三角形大袖子的衣服，象罗亚尔一样身材高大，鼻子突出。

她曾经听见妈妈告诉罗亚尔的母亲：“埃拉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姐儿，可还有什么比欢天喜地、遇事随和更好呢！”她觉得自己一向总有点儿胆小怕羞。这并不是说：遇上合适的人她也不会讲话。她听见妈妈告诉老纳特威克太太说：“我们埃拉洗衣服烧饭比谁都不差。针线活儿也挺不错。”她可从来没去跟谁比过，象人家说她应该做的那样。那只会叫她觉得紧张不安。

所以罗亚尔竟然喜欢上她，这就更为奇怪了。

有一次，他们坐在走廊上，看着傍晚路上驶过的车辆。这当儿，她说：“还记得你从前老是骑马从‘布吉尔巴’上库特拉芒德拉去吗？”

“库塔芒德拉^②。”

“是呀，”她说。“库特拉芒德拉。”（所以后来他们搬到巴拉马塔路以后，管他们的新居叫“库塔”。）

有一回，他那斑驳的前额和乌黑的头发使她眼花缭乱。在他跳下马，摘下帽子后，她跑去拿了一把掸帚来，给罗亚尔·纳特威克掸靴子。那双崭新的紧口靴经过长途驰骋后布满了灰尘。她给他掸时才想起自己也许正干着一件该害臊的事，可是等她抬起脸来看，罗亚尔·纳特威克从埃拉·麦克沃特替他掸靴子的这件事上似乎并没有瞧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甚至好象还料想到她会这样做的。埃拉高兴得简直要哭出来。

① 肯特郡：英格兰东南端一郡。

② 库塔芒德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城市。

老纳特威克先生年轻的时候从肯特郡上澳大利亚来，先干了几个不合他脾气的差事，同时还上夜校读书，后来在“布吉尔巴”牧场上当了管账人。东家随后十分器重他，老是派他办事。父亲本来希望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工作，所以教他怎样管理账目，可是罗亚尔却不愿意伺候那些因为有几个钱就自以为了不起的牧场主，专拣他们爱听的话去说。他对有钱有势，有他自己的想法。

因此，等他娶了埃拉·麦克沃特以后，他们就搬到朱杰拉瓦去，接过了那家杂货铺。他和埃拉结婚这件事谁都弄不懂，连埃拉自己也不懂，也许只有罗亚尔心里知道，然而他却从不乐意解释（他干吗要解释呢？）。那家杂货铺当时营业很不好，很快就变得更糟，因为罗亚尔的想法总是和顾客的想法格格不入。

富尔布鲁克是他们的下一个去处。他在郊外一个牧场上找到了账房的工作。由于他丢了脸，她也觉得十分丢脸。她对自己倒不大在意，因为她对自己的期望倒比较小。她一到富尔布鲁克就在大街上的迪克西咖啡馆找到了一份活儿。她在那儿当了几年女服务员，还帮着搞搞清洁工作，好多挣上一点外快。以前她从来没恨过什么东西，可是这时候，她却恨起在砂糖和番茄沙司瓶颈上乱叮的苍蝇来了。

到了周末，她丈夫总上市里来。等店里没她事的时候，他们就躺在楼上她房间里的床上，听着铁皮屋顶和刷白的、翘曲的檐板发出的响声。她很想给他做点儿什么，可是每当他心里烦闷的时候，他总要抱怨她那“湿漉漉的接吻”。她很吃惊。她先前老是怕他会觉得她亲热起来有点儿干巴巴。

在迪克西咖啡馆度过的那些年头，的确使她干瘪了。尽管她按着用法搽药水，她的皮肤上还是起了雀斑和皱纹。对于一个生来面貌平庸的人，这倒没有太大的关系。也许她的平庸的面貌还帮着她节省了钱呢。她每天都要看看她的存折，这成了她最爱

好的消遣。

罗亚尔可不是那种会变得干瘪起来的人。他长得比较胖，皮肤又黑。在牧场上工作，他甚至还增加了体重，而且不久人家就很器重他了。每当年轻的小姐们少了个男的陪着打网球的时候，管账的往往便给请去，有一次还给请去参加了家庭舞会。他挣的钱不少，他也存了一点儿，虽然他的生性不象她那样节俭。比方说吧，他很喜欢抽上一根上等雪茄。年轻的时候，罗亚尔还挺讲究穿着呢。

有时候，倘使年轻的小姐们决定上瑞安商场去看看最时新的服装时，或者菲勒普先生想要和当地的朋友们一块儿大吃大喝一顿，他们就坐汽车带他一块儿上市里来。等他下车后，他们就很好笑地看着他们听说过的——他们一定听说过——这位账房的太太，把一盘盘煎得很老的牛排和炸得不脆的土豆片端上来。罗亚尔总是等他的东家把车子开走后才走进去。

他们虽然存了点儿钱，要不是老纳特威克先生去世，他们这种生活也许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看来老先生是个很节俭的人。他给他们留下了一小笔遗产。在得到这消息的当天晚上，菲勒普先生驾着车子把罗亚尔送进市里。他们在帝国饭店吃了点东西。随后管账的就留下来，因为他打算跟太太住上一晚，第二天赶早班火车去参加他父亲的葬礼。

他们躺在闷热的小房间里谈论着前途。她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激动过。罗亚尔有了个主意，他想在悉尼^①一处高级的远郊住宅区经营一家食品杂货铺。“用一些高价商品招揽有钱的居民，既引起食欲又引起想象力。”

她当然很动心，可是并没有象应有的那样。她拿不准，也许这

① 悉尼：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沿海城市。

是因为她缺乏想象力的关系。说真的，他们的前途叫她感到十分兴奋，但是并不为了什么明确的、充足的理由。

“养个孩子，”她听见自己的不自然的声音这么说。

“什么？”

“咱们可以生个孩子了。”她的声音一个字比一个字更干巴巴。

“咱们完全有理由养个孩子，再不就养上两个。”他哈哈笑了。“不过开始一种新生活并不是开始养孩子的时候。”他插了一下她的胸部。“你还算是个讲实际的人呢！”

她同意这是个傻念头。一会儿，罗亚尔就睡着了。

她能给他做点什么呢？他躺在那儿呼吸，她乐意去摸摸窗外射来的微光下他那隐约可见的鼻子。她又不切实际起来，想去吻一吻，或者忽然一口把它咬下来。

她对自己这样胡思乱想感到十分厌恶，于是吱嘎一声下了床，走过地板，到脸盆那儿吞下了两粒阿斯普罗，好沉沉地睡上一觉。

在他们共同的生活里，她不得不尽力以某种方式补报罗亚尔，不只是因为自己愚蠢，而且是因为自己脑子里掠过的一些念头。由于她缺乏想象力，这些念头不可能是她自己的。一定是谁塞进她脑子的。

当然，到了最近这几年，在他身体垮掉之后，在他患了疝气、心脏病和关节炎之后，她倒比较容易应付了。幸亏她有力气扶他坐上轮椅，后来还能把他抱起来或是拖起来靠到枕头上，再翻过身去，替他擦褥疮，给他放便盆。但是即使是在萨沙帕里拉的那几个年头里，当他还正当盛年的时候，她也能够用许多小方法去补报他，当然决不可以让他知道罢了。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她自己的心愿。

萨沙帕里拉的店铺即便生意不很兴隆，却让他们过着相当好

的生活。然而她还是有她的苦处。有些当地人就是不认为罗亚尔高明。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得怪她，她简直不敢承认。她把肯特郡老家的那张照片拿给一两位“朋友”看过。她还忍不住把姑母埃塞尔·纳特威克小姐的经历讲给人听了。她是跟着兄弟上新南威尔士^①来的。埃塞尔听从别人的意见，接受了总督官邸里的一个职位，可是她感到不喜欢。尽管总督夫人再三挽留，说她把埃塞尔当作一位亲密的私人朋友看待，她还是回去了。当人们开始嘲笑罗亚尔的老家和他的姑母的时候——这种事在萨沙帕里拉这样的地方是免不了会被发现的——她知道都是她不好，完全得怪她。这使她感到很伤心。

当然，罗亚尔也并不好弄。他说那些证券经纪人没有眼光，更没有想象力，又说要不是靠了面粉、砂糖和番茄沙司，没有一个澳大利亚杂货商能做得好生意。有些顾客在反驳他的时候话说得很难听。这是她可以帮店里的忙的地方了，她也总是这样做，因为罗亚尔多半送货去了。唯一叫她尴尬的是，有些顾客竟然认为，她附和他们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好象他不是她的丈夫似的。有一两次，她事后跑到外边，对着生虫的篱笆和鸡屎堆痛哭一场。随便哪个都可以在水沟对面听见她在店铺后面擤鼻子，可是她也顾不得了。可怜的罗亚尔。

比如那个奥格本先生就说过：“他是个自私自利、脑袋发胀的蠢材，总有一天会把你嚼碎了吞下去的。”从此她再也不愿意听他开口了。奥格本先生生着一个缝得很差的豁嘴，老是一开一合。没有什么比豁嘴更叫她害怕了，就连缝得看不出来的豁嘴也受不了。在奥格本先生对着她这样发作了一通之后，她得了心悸病。

这并不是说她有哪儿不对头。

①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东南部一州。

不过她没能养个孩子。黑暗的晚上，当她慢慢地走着，寻找胆小的母鸡可能会藏在羊齿草里的鸡蛋时，她常常为这件事暗自伤心。

班福思大夫眼睛盯着他的自来水笔笔尖说：“你知道不，有时候是男人那方面的原因？”

她根本就不乐意听这种话，更不要提去思量了。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把这话告诉罗亚尔，因为男人的自尊心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

在他们把萨沙帕里拉的店铺盘出去，搬到巴拉马塔路上他们称为“库塔”的宅子里住下之后，生活既比较轻松又比较困难，因为即使他们俩还不算老，都渐近老境了。刚来的时候，罗亚尔总四处蹒跚蹒跚，一面因为患了疝气和心脏病而保养。再说还有剪草皮的活儿。这算不上什么草皮，不过她所有的就是这么一片地。她爱她的花园。当然，前面就那么两百平方英尺的布满煤烟的草地。她总用一台手推割草机把它修剪得整整齐齐。在罗亚尔患上关节炎之前，这片草地似乎一直使他感到烦躁。他始终不喜欢修草皮这个活儿，常常靠着走廊柱子，大声嚷道：“我真不懂咱们为什么不学学街道那头人家，把这玩意儿连根铲掉，再铺上一层绿色的水泥。”

“那可是学人家的样，”她回答说。

她希望她这么讲听上去不会显得太执拗。在她推动割草机时，她低下头，微笑着等他平静下去。透过来往车辆的烟尘，传来一阵青草的气息，扬起一些剪下的碎草，使人感到夏天已经来临了。

罗亚尔在走廊上慢腾腾地挪了几步，又靠在另一根柱子上。“或者铺上鹅卵石，可以去买些洁净的、河里的鹅卵石来。再弄几棵塑料的假树，这可是一个解决办法。”

等到他病情加重，坐上轮椅后，他才不管这事。你总不能够坐

在轮椅上，在走廊上转来转去，对着人大叫大嚷，这样过路人准会以为你有精神病。因此他才安静下来了。

然而他还是盯着她，从帽檐底下盯着她。她觉得他也许还是不愿意让她去修草皮，所以一边推着割草机，一边总尽力打消他的顾虑。“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身体还好，还有气力——我以前一向正象人家说的那样，人虽然瘦，筋骨倒结实——为什么不能来割割草皮呢？”

她总是走来坐在他身旁，陪着他一起看路上来往的车辆，并且想出种种趣事来给生病的丈夫逗乐。

“那是不是咱们等着的那家伙呢？”她也许会这么问。“就是五点二十分经过的那个，”她看看表。“就是坐那辆旧的粉红色夹棕色霍尔登牌的那人？”

正因为别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快乐，他们就更觉得有趣。

有一次路上交通特别繁忙，附近一家工厂的化学气味在傍晚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浓，罗亚尔引起了她的注意。“他看上去好象有心事。”

可能是有。再不然也许就是因为交通堵塞的缘故。他把两手懒洋洋地弯着，扶着那个静止不动的方向盘。这种神气叫她联想到她从前看到过的、关在笼里的负鼠和猴子。她挪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那把吱嘎作响的旧椅子。她永远会觉得很不自在，因为她竟然发现这个男人并不完全是一个笑料。

罗亚尔的椅子下面装有橡皮轮子，转动起来非常灵活，所以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推着他，尤其在她推惯了割草机之后。现在，台阶上需要的地方全砌了坡道，她有时候便把他推到后面园子里去。她在那儿木栅边上种了蜀葵和向日葵，还在筑高起来的畦上种了一